

中学几何研究



[中学几何研究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张奠宙，沈文选 编

[中学几何研究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[SM]这本书的印刷质量是非常不错的,很喜欢,而且价格相对来说很实惠,可谓物美价廉,无论是装订方式,还是发货包装个人感觉都是很不错的.[BJTJ]买之前还特意看了一下编辑推荐,本来还有点犹豫,看到这么多名人都喜欢[ZZ]写的[SM]也就打消了我的犹豫.简单的

看了下[NRJ],我发觉我已经喜欢上它了,尤其是书中的一段[SZ],真是让人爱不释手,意犹未尽.

书很不错，发货速度快，缺点是书有点脏

帮同学买的 好像还不错 挺快的

不错，京东信的过 不错，京东信的过

这个不是我想的,但内容不错,就送给别人了

中学几何研究，对指导学生学习几何很有帮助

纸张质量很好，书写得也不错，我喜欢。适合有兴趣的人阅读

非常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

送给朋友的，感觉还好

正版的，好书！实惠！

送货也很快，我很满意!开卷有益，读书好处多，陶冶情操，修身养性，还会再来的哦。一本书有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叙述一段人生，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读诗使人高雅，读史使人明智。读每一本书都会有不同

的收获。“悬梁刺股”、“萤窗映雪”，自古以来，勤奋读书，提升自我是每一个人的毕生追求。读书是一种最优雅的素质，能塑造人的精神，升华人的思想。

好~~非常的棒~！！~

已经收到，外表尚可，未细看

读书使人进步，多读点书吧。

印刷清晰。

正版书

感觉写得太浅，没有什么研究

吖

我用她教我的法语回答“好”，然后就去楼梯间找其他孩子一起玩。我们凭一时的兴起，把楼梯间当作城堡要塞或者战舰。那时候，我的玩伴是艾米、巴克沙、勒贝卡、塔丝曼和弗伊纳。他们都又脏又瘦，像鳗鱼一样灵活。他们中有些和我一样说俄语，有些不会说俄语。可孩子们什么时候需要语言来互相理解呢？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奔下楼梯，藏在厕所里，躲到晾在披檐下的床单后面来吓老太婆汉斯卡夫人。我们的阵阵笑声传遍大厦，比空气流动还快。葛洛丽娅说她喜欢听到我笑，她说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也一样，喜欢听她笑。然而她却经常咳嗽，而这，我不喜欢：一下子，她喘不过气来，她的脸变得青紫，我感觉就像听到了她身体里有只狗在叫。我不是医生，可我觉得她的咳嗽和死亡一样糟糕。如果葛洛丽娅死了，会怎么样呢？“哈哈！”一阵咳嗽过去，她大笑起来，“别那么愁眉苦脸的，布莱斯先生！您知道我像树一样健壮！去，库玛，要是你晚上想吃饭的话，就快去取些水来。”我拎起桶跑向院子里的水管。我一向愿意帮忙做事，因为我急着长大。我朦胧地觉得我

们生活的社会敌视弱小者。我梦想有一天我的腿长得足够长，能让我跑得很快，我能足够强壮，可以一个人背起那个卡其布袋子，葛洛丽娅称这个袋子为我们的“行李”。行李袋放在门上方的一个搁物板上，从我们住进大厦就在那儿。目前，袋子里就只有一个铁盒子，葛洛丽娅藏着她的秘密。我无权打开它。其他的東西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房间里：我们的衣服，我的绿色地图册，被子，炊具，没了弦的小提琴，收音机，还有瓦斯利的能加热的茶炊。如果有一天我听到钟声，该知道该做什么。抓起行李袋，飞快地把我们的东西塞进去。有时，我在脑海里演练这些紧急行动——凳子，行李，我们的东西——我想象着大厦一下子就空了的情形，有点像拔了塞的浴缸一样。我问葛洛丽娅我们接着做什么。她耸了耸肩：“做我们一直做的事情，库玛，朝着更远的地平线向前走。”“OK。”大厦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。地震、塌方、监狱、商界明争暗斗、艰苦创作、分离重聚，即便是老麦克斯，他也会给您讲在屠宰场工作时失去三个指头的故事。所有这些对于我都是新鲜的，我不停地问问题，也学得很快。然而哪一个故事都没有我自己的故事更让我入迷，当晚上睡觉前，葛洛丽娅轻轻讲给我听我的故事。“再讲一遍？”她边说，边往火炉里加了一块木材。“对，再讲一遍！细细地讲！”她坐在床上，她的脸在火光中忽明忽暗。她把羊皮被子往上拉到我鼻子下，讲开了：“那是在夏末，我住在老瓦斯利我爸爸那儿。”“就是给你茶炊的人吗？”“是的，库玛。那时候，瓦斯利拥有高加索最美丽的果园。啧啧，你真应该看看！苹果树、梨树、桃树、杏树，成亩成亩的树林！一边是河流，另一边是铁路……”

近几年来，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。2012年，王汎森的著作《傅斯年：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》引进，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。如果把胡适、傅斯年、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，余英时、许倬云算作第二代，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。曾任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，并在2010年升任“中研院”副院长的王汎森，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，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。

胡适、傅斯年这一代虽然没有参加过晚清最后的科举，但他们是旧的“仕”到知识分子过渡期产生的人。他们不是以道自认，他们还要以天下自认。他们对于现实的参与很多，虽然严格说起来，他们也没有做过政府的官。胡适先生从他的日记和书信可以看出来，蒋介石其实到后期，一直很想用各种位置把他拉出来。但是傅斯年他们一直都在阻挡，认为应该坚决地推掉。

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北洋政府时代，“五四”时代是北洋政府党争的时候，那个环境和后来又不一样。这样的时代环境，不踏入你不可能去捍卫什么。你必须一脚踏进去，一脚在外面。他们是从“仕”到知识分子过渡的这一代人，他们和后面完全专业的读书人，知识分子不太一样。

另一方面讲，他们参与现实的政治非常多，不管是评论、建言等等，非常明显。在那个时代，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很高的信念，他们也是通过和政治相当大的互动，才可以去维护自由民主。所以他们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既有关系，又要保持距离。

至于我的老师余英时、许倬云先生，已经完全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了。他们频繁参与论政，尤其是许先生写了很多文章，余先生也写了不少，可是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。我在猜，胡适、傅斯年先生那个时代如果情况不同，他们说不定也不会进入政府，从他们的信里面也可以看到。

我们这一代的情况跟他们又不一样，“自由民主”已经相当成熟了，好像已经是一个不正自名的东西。而且，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西方的影响，已经慢慢形成了专门的学者。但是，我个人认为，适度对社会问题关心还是很有必要的事情。最近这些年，我觉得台湾因为受学术评价标准影响太大，人跟社会抽离开来。抽离开来，对学术发展有好处，很纯，很严谨，可是也应该对社会有所关心。

对于西方研究汉学，我们不要存在任何的偏见。他们的长处是在建构、理论、框架、比较的视野，以及说出某一个东西比较广的意义。西方在训练一个领域的时候，通常都有别的领域的辅助，比如说，你写中国题目可能要学英国史、法国史、日本史等等，在历史之外，可能你还要有文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的背景。所以，它是以众学来治一学，就

不会坐井观天，这和整个学术界的培养很有关系。另外，它常常不在这个文化的限制里面，有时候跳出来，确实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的东西。

当然，它有很大的缺点，对史料以及很多文化层级，不可能做到很深入。我觉得研究汉学，很重要一个部分，是要取之于各种学问的长处，要有比较和宽大的视野。内心中有这样一个前提写出来的，跟只是就这个而写出来的东西，实际上有不同。

当然，我也认为西方的汉学家和早期不太一样。早期的汉学大家，基本上比较站在欣赏的角度，我们来共享这个知识，感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古老文明的智慧。年轻一辈，更试着要接近欧美学术主流，把他研究的中国问题去附和那一部分。附和的好处，是可以做得很漂亮，坏处是这不是它原来的样子。

13年前，我们推“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”时，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。它的极大作用，是学术资源的极大公共化。这个计划光数位典藏部分，就有将近400万件，包括资料、图片以及各式各样的东西。我们有一位研究上古史的学者，透过这个平台发现，原来有一件青铜器物的盖子在瑞典，器身在“中研院”。如果没有数位的方式，你要到仓库里面一个一个填单调出来，那是很困难的。

前几年莫拉克台风把一个原住民的村落毁掉了。这个村落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有相当毁坏。重建的时候，人们就认为要重建一个更像原来原住民味道的村落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考察——耳坠、发式、手镯、衣服、屋子等。如果用旧的方法，就是要去台湾三个收藏原住民资料最多的地方去填单子，一个是历史博物馆，一个是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，一个是台大的人类学系。现在不用了，输入“原住民”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。

所以，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。比如以前教你织传统的布，出一本书可能要180张图片，告诉你那个针要怎么弄，你还看不太懂，而现在，连录影带都典藏，你打出来就可以看到了。这些不但不用钱，而且学术知识公共化。

有很多学电脑的人认为，我有这个东西，一个礼拜可以帮你写一篇论文。而历史学家对这个看法不同，毕竟工具就是工具，不能取代人。所以为什么我尽量不去特别接触？因为还要有人没有喝醉酒，记得带大家回家。

[中学几何研究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中学几何研究_下载链接1](#)